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

中國騎兵戰史資料

軍事委員會軍訓部

後漢騎兵戰史

清代騎兵戰史目錄

第一 清代兵制

一、編制

二、兵器及戰法

第二 薩爾滸戰役

一、戰爭起因

二、明師部署及行動

三、清太祖之對策

(甲)判斷

(乙)處置

清代騎兵戰史

清代騎兵戰史

四、戰鬥經過

(甲)薩爾濟之戰

(乙)北路之敗績

(丙)南路之敗績

(丁)朝鮮降敵與楊鎬之撤兵

五、是役概評

第三 山海關戰役

一、吳三桂請兵入援

二、多爾袞之進兵會議與法令之下達

三、三桂多爾袞共商擊賊之方策

四、戰鬥經過

第四 昭莫多戰役

一、戰鬥起因

(甲)遠因

(乙)近因

二、清軍出師後雙方之態勢與謀略

三、戰鬥經過與結果

第五 葉爾羌戰役

一、敘言

二、戰前態勢

三、戰鬥經過

(甲)回會之敵情判斷及處置

清代騎兵戰史

三

(乙) 兆惠之判斷及處置

(丙) 戰鬥經過

四、概評

(甲) 對清師行動上之概評

(乙) 對回軍行動上之概評

第六 克復喀什噶爾之戰役

一、回徒變亂之起因

二、張格爾之寇擾與清師之捷伐雙方相持於渾巴什河之態勢

三、戰鬥經過

(甲) 清師部署

(乙) 阿巴特及沙布都爾之戰鬥

(丙) 阿瓦特城及喀什噶爾之戰鬥

第一 清代兵制

一、編制

清代之兵制，可分爲前後二期，前期爲旗營制，後期爲勇營制。旗營包括八旗與綠營，八旗成立於滿清入關以前，綠營成立於入關以後；八旗以滿兵爲主，綠營則純爲漢兵。

旗之編制：三百人爲一牛彖，設牛彖額真一人，後名佐領；五牛彖爲一甲喇，設甲喇額真一人，後名參領；五甲喇爲一固山，設固山額真一人，後名都統。每旗共轄七千五百人。入關以後，兵額漸增，每佐領至四百五十人，則每旗至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人矣。清太祖努爾哈赤初設四旗，旗以純色爲別，曰黃、白、紅、藍，時在明萬曆二十九年（民前三十二年）。至萬曆四十二年（民前二九八年），又增設四旗，參用他色鑲之，黃、

白、藍三色均鑲以紅緣，紅色鑲以白緣。共爲八旗，曰正黃、鑲黃、正白、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其後於滿洲八旗之外，又設蒙古八旗及漢軍八旗，共二十四旗，凡二十五萬人。

綠營純爲漢兵，清初統一中國，收容明之降軍，編爲綠旗營，旗幟綠色，簡稱綠營。其編制：十人爲柵，設管帶一人；百人爲哨，設哨官一人；五百人爲營，設營官一人。以省區爲單位，一省之提督，爲本省之總指揮。兵爲世業，將由調補。遇大征伐，政府簡派經略大臣，參贊大臣以統之，事畢即解兵柄。清初定制，綠營爲六十四萬人，與八旗同稱額兵，又稱制兵，卽正規軍之意。

勇營始於嘉慶初年川楚教匪之役，盛於咸豐同治間洪楊之役，乃由地方民兵演進而成，與本篇各役無關，故從略。

二、兵器及戰法

清初防範閩漢人甚嚴，火器視爲神器，僅限於神機營用之。至一般軍營，仍恃弓矢、鳥鎗爲利器，較之明代，無何進步。洪楊之役，始購洋用鎗洋砲。行軍之法，地廣則八旗分八路而進，地狹則八旗合一路而行。當兵刃相接時，被堅甲執長矛大刀者爲前鋒，被輕甲善射者，從後衝擊，騎兵則立馬他處，相機策應。

第二 薩爾濟戰役

一、戰爭起因

滿洲爲女真之族，即金之遺部。努爾哈赤（清太祖）初受明封爲龍虎將軍。其後叛明，征服鄰近諸邦，海西四國（指滿洲、長白、東海、扈倫四部），殄滅其三，獨葉赫恃明援不下。欲建統一帝國之滿洲，乃不得不先挫敗明師，故於稱漢以後，即積極備戰，遼河兩岸，從此多事矣。清天命三年（即明萬歷四十六年民元前二九四年四月），努爾哈赤以七大恨之由，率諸貝勒大臣，統步騎兵二萬，攻撫順，破清河，而明廣寧總兵張承蔭所率萬人之師，竟於是役，全軍覆沒。消息傳至明廷，上下錯愕，四月特起用廢將李如柏，使統遼東之兵。萬歷四十七年，以遼東經略（舊遼東巡撫）楊鎬，集兵瀋陽，號稱二十四萬，分四路大舉攻建州，而著名之薩爾濟大戰，遂告開始。

二、明師部署及行動 (參照附圖第一)

(甲) 杜松(山海關總兵)王宣(保定總兵)趙夢麟(原任總兵)等之兵約三萬；由瀋陽出撫順關，沿渾河左岸，入蘇子河之河谷。是爲左翼中路軍。張銓(廣寧道)監之。

(乙) 李如柏(遼東總兵)賀世賢(遼陽副將)等之兵，約二萬五千，由清河出鴉鶻關，以入興京(今名新賓)老城，是爲右翼中路軍。閻鳴泰(遼陽道)監之。

(丙) 馬林(開原總兵)麻岩(大同副將)等之兵合赫葉援軍，約一萬五千，由開原出三岔口，入蘇子河流域，是爲左翼路軍。潘宗顏監之。

(丁) 劉綎兵一萬，及朝鮮援軍一萬，從寬甸口出佟家江(今佟佳河)流域，入興京老城之南，是爲右翼南路軍。康應乾(海蓋道)監之。又以崔一琦別監朝鮮軍。

楊鎬 四路總指揮，駐瀋陽。

三、清太祖之對策

楊鎬遣人齎書與努爾哈赤，告以軍期，號稱大兵四十七萬，於三月十五日乘月夜時進展。其齎書以二月二十八日至，而二十九日杜松已乘夜列炬，出撫順關。清兵遙見火光，三月一日，即馳告：甫至，而南軍偵卒，又以昨日未刻明兵進棟鄂路告。是即寬甸劉綎之軍，先入邊境者也。努爾哈赤依據情況，作判斷及處置如左：

(甲)判斷：

- (1) 明將慣用誘敵計，今獨南路軍聚至，是使我先見南路軍，欲誘我而南也。
- (2) 撫順比鄰遼瀋，素屯大軍，且地形開闊，其由此路來者，必重兵。且以南北二路皆山，險且遠，敵不能即至。

(3) 宜先破其重兵(指撫順之一路)，此路破，則他路不足憂。

(乙)處置：

(1) 以數百殘卒當南路之師。

(2) 以數百老弱守居城。

(3) 自率八旗兵，西向迎敵，以大貝勒代善前行。

四、戰鬥經過

(甲) 薩爾濟之戰 三月二十九日，杜松之軍，既出撫順關，三月一日結大營於薩爾濟山(今遼寧撫順東十里)。杜松氣壯豪放，勇敢輕敵，平生以身多刀瘢，自誇於人。松偵知清兵至界藩築城，以扼西來之兵，料其守兵必薄，乃倉卒渡(渾河)河，河流急，不結筏，策馬徑渡，軍多溺死。

松爲先攻破敵之前進據點，再圖深入計，隨以二萬之衆留薩爾濟大營，親率一萬攻界藩(在興京西一百二十里)。時努爾哈赤方發夫役萬五千人築界藩城，以兵(騎兵)四百衛之。至是，兵役等據吉林崖(鐵背山迤南)以拒。努爾哈赤至界藩山之東，皇太極等繼

議曰：「吉林崖巔防衛夫役之兵，僅四百人，不定守禦，急增千人助之，俾登山馳下衝擊，更以右翼四旗兵夾攻之，則敵必破。其薩爾濟之兵，則以左翼四旗兵當之」。努爾哈赤曰：「敵主力在薩爾濟，應分右翼四旗之二與左翼四旗兵合，先破杜松駐薩爾濟之兵，此兵破，則界藩之衆，自喪膽矣。令右翼二旗兵遙遙監視攻界藩之明軍，俟我吉林崖之兵馳下衝擊時，並力一戰」。於是命代善皇太極以二旗兵援界藩，而努爾哈赤自將六旗兵四萬五千人攻薩爾濟大營。

明兵出營列陣，恃鎗砲爲攻具。甫戰，日未昃，忽大霾晦，咫尺不辨。明兵列炬以戰，清軍從暗擊明，萬矢雨集，發無不中，而明兵明從擊暗，銃礮些中柳林，清兵無一傷者。清兵遂乘勢，踰塹拔柵，潰明軍，死者枕藉。

清右翼兵渡河援界藩者，先遣騎兵千人，合吉林崖之兵，據高馳下，皇太極等以右翼二旗兵之在山下者，直前夾攻明兵，斷明陣爲數隊。杜松既聞薩爾濟大營之敗報，已狼狽失指，努爾哈赤復以薩爾濟致勝之六旗，與之前後相合，四面攻入，杜松中矢死，

逐北二十餘里，漂屍及旗幟器械蔽渾河而下。

(乙)北路之敗績 是夜馬林之軍(左翼北路)聞之，急據尙間崖(距薩爾濟約三十餘里)環營三壕，火器列壕外，而騎兵繼後。特別軍之爲應者：一據斐芬山，潘宗顏督之，一屯幹璋鄂謨，龔念遂督之各距尙間崖數里，皆列大車拒騎突，持堅楯禦矢。努爾哈赤率諸貝勒移軍北進，先與龔念遂軍遇，四貝勒皇太極引千騎橫衝之，步兵繼進，專攻一隅，斫其車，破其楯，明兵大敗，龔念遂李希沁皆陣沒焉。努爾哈赤知明兵已營尙間崖，急馳赴之。明兵二萬，佈陣山麓。努爾哈赤令軍士先據山巔，而下搏擊。方欲登山，而馬林營內之兵，出與壕外兵合，努爾哈赤知敵將迎戰，止兵勿登，下馬步戰。傳令未遍，左翼二旗之下馬者，方四五十人，而明兵已自西突至。大貝勒代善曰：「敵兵已進矣」。卽怒馬直衝其陣，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麾二旗兵繼之，於是後至之六旗兵，皆不及列陣，縱馬馳突，人自爲戰，明兵發鳥鎗巨砲，清兵則飛失利刃，所向無前，時清諸貝勒之兵，已貫陣出明兵之背，與後至之六旗兵，前後夾攻，呼聲震天，

兵不支，瓦解泥藉，尙間崖下，河水爲之盡赤，馬林僅以身免，遁走開原麻岩死焉，努爾哈赤復集將士，馳往斐芬山攻潘宗顏軍，清兵下馬仰攻，明軍以楯遮蔽，連發火器，清兵乘勝突入，摧其堅楯，一軍盡覆，於是左翼北路軍亦敗，此三月二日之役也。

(丙)南路之敗降 努爾哈赤既敗北二路之明軍，乃得一志以對付南路，是夜，率衆貝勒回興京，翌日，命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四貝勒皇太極，統軍禦劉綎，而留兵四千於都城，以待李如柏之兵，初，劉綎兵出寬甸口，進棟鄂路，清兵匿深山茂林，劉綎悉焚柵寨，殺其孱弱不能行者，迤邐而進，清駐防官託保額爾納爾赫率兵五百迎敵，劉綎兵圍之數重，額爾納爾赫死之，傷卒五十人，明兵逼興京，努爾哈赤聞警，急遣大臣扈爾漢率兵千人，貝勒阿敏率兵二千人，先後引兵往禦，貝勒亦絡繹馳歸，綎軍部勒嚴整，行止有法，火器甚練厚擬以三月一日進薄興京老城，乃朝鮮援軍不進，遂誤戎期，又慮杜松之攘已功也，而不知薩爾濟之敗，努爾哈赤聞之，使降卒持杜松之令箭往，詭言松軍已薄敵城，促之速進，綎以道狹，乃分軍爲四，自卒所部精銳爲前軍，先

入至阿布達里崗，將登山列陣，而皇太極已引右翼兵先登，據高下擊，劉綎兵殊死戰，大貝勒代善，又引左翼兵出自山西，冒杜松軍旗幟，被其衣用，紿入敵營，前軍遂潰，綎欲退整後軍，而倉卒無所措，力戰以死，後軍相繼就殲。

是時，康應乾步兵及朝鮮兵營於富察之野，明兵執管筭長鎗，披藤甲皮甲，朝鮮兵披紙甲，其冑以柳條爲之，火器層疊，列以待敵，劉綎之軍既破，清諸貝勒乃乘勢而南，攻康應乾所率之明兵及朝鮮兵，明兵兢兢發火器，忽大風驟發，走石揚沙，煙塵反撲，營，清軍乘之，以是不支，應乾遁走，而南路之師亦敗。

(丁)朝鮮歸降與楊鎬撤兵 先是，扈爾漢阿敏前行，遇明游擊喬一琦兵，擊敗之

，一琦收殘卒奔朝鮮援軍都元帥姜功烈營，扈爾漢阿敏等復整兵攻之，功烈知明兵敗，遂按兵假旗，遣通事來告曰：「此來非吾願也，昔倭（日本侵我國，據我城郭，奪我疆土，急難之際，賴明助我，獲退倭兵，今以報德之故，奉調至此，爾撫我，我當歸附）」諸貝勒欲功烈詣降，否則必戰，功烈復遣使來曰：「吾若令文卽往，恐軍亂逃竄，其